百科小叢書

厄比鳩底樂生哲學

斯米德著
鄭君哲譯

王雲五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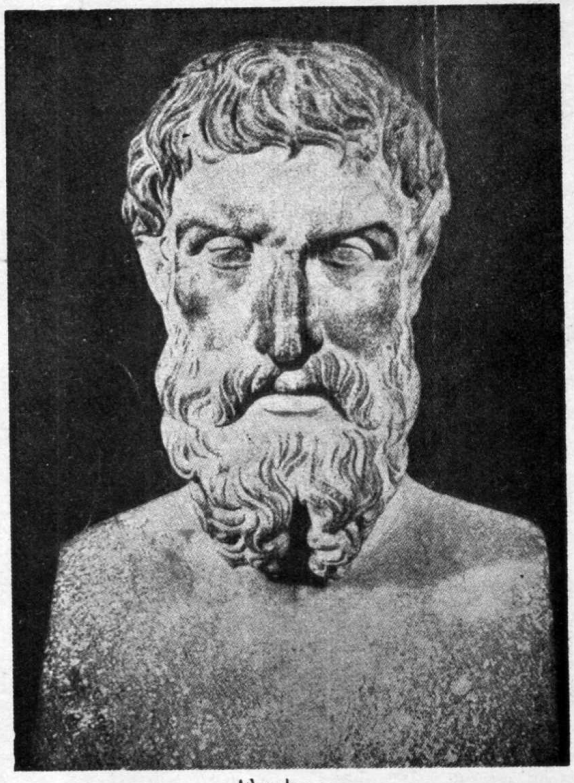
百科小叢書

厄比鳩底樂生哲學

著德米斯
譯哲君鄭

編主五雲王

商務印書館發行



Epıkur

公元前 341－270 年

序

人生誠然是苦惱，多愁奮鬥是它的內容，嚴肅是它的面貌。然而在每一個天眞的小孩的臉上我們常常找到一種聖潔的歡愉的光輝，彷彿是從另一世界帶來的快樂。我們同時又可以在每一個偉大的聖哲的額角嘴邊發現一紋微妙的恬靜的笑容，解脫的超越的愉快，令人見了心襟開朗，迴視一切煩惱如浮光掠影，如脫去蔽衣。

可見人生底最深處確有它一種深沉的歡樂底可能性，人生有着歡樂的義務與權利。這種眞實的純淨的歡樂能使人得到精神的和諧，人格的活潑而超尙，處世的從容，對人態度的光明而寬容。歡樂主義的哲學雖不一定是人生大道的極則，終也是起於人類追求眞實幸福的動機，而古代聖哲如孔子釋迦也未嘗不以純淨高尙的極樂境界爲人生的理想與聖者的氣象。

希臘是西洋哲學的故鄉；人生哲學，研求人生意義與眞正幸福的哲學，也發達極高。而厄比鳩

（亦譯伊壁鳩魯）却闡發了荷馬詩歌及希臘雕刻裏所啓示的希臘人對光明與歡愉的熱戀和咀嚼。厄比鳩的樂園象徵了希臘文化與人生的特殊精神，即現世生活的肯定與美化——求聖潔的快樂於實生活中，同時也就是實生活底神聖化。這條現世主義與享樂主義的人生道路是同東方聖人的較悲觀較嚴肅的人生觀不同，然而却未嘗不仍是一種『神』的追求與生活的聖化，我們只要看厄比鳩自己人格的可愛與高貴可以知道。欲在人心『心靈的愉悅』中求深沉，求聖潔；求人生的意義與解脫，不可不讀厄比鳩。

所以研究厄比鳩未嘗不是研究到希臘心靈的中心的一方面！雖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斯多德它們更偉大，它們是超越了希臘而爲世界的人類的了。

中國介紹希臘哲學專家或專派的書至今還寥若晨星。但是我對它是何等地需要！它們不祇是供給我們豐富的人生智慧與世界觀念，更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東西思想不同的途徑。然而我們讀了這本講厄比鳩的書，我們又覺得他的哲學和我們的先哲思想何等的接近！『知足常樂』也是中國先哲常常告人的人生智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這本書的原文敘述得簡潔扼要而無遺漏。可喜的是鄭先生的譯文又非常明白流暢，夏天讀着眞是一種愉悅。我很榮幸地替它寫這篇短短的序。

宗白華　一九三五年七月於南京

目次

序……一
引言……一
厄比鳩及厄比鳩派……四
厄比鳩底哲學……二三
厄比鳩底認識論……二七
厄比鳩底自然論……三八
神……六八
厄比鳩底道德論……七七
厄比鳩嘉言選錄……九六

厄比鳩底樂生哲學

引言

自從公元前第五世紀之末以後，希臘底政治命運就變成沒有希望的了。希臘底文化在公元前第七世紀及第六世紀以驚人的速度達到很高度的發展，至今尚能使人們對於這個小民族驚嘆不置。政治，經濟，藝術和哲學都表現出這種高度的發展。但自從公元前第五世紀末以後；希臘底政治命運就停滯不進而反趨於解體和殁落了。使希臘發展至這樣高度的兩個因素。反成了希臘崩潰的因素；這便是國土的褊狹性（其表現爲城邦政治）和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在希臘繁盛時期能使一切個人力量都活躍起來以爲提高公共生活之用，此後便一步步蛻化爲暴民政治了；羣衆假借全民平等爲面具以實行專制，或者寧可說是那些善於以言論及行爲利用羣衆之人實行

此專制。至於國土褊狹性，則國家思想集中於城市以後，希臘人到了某個時期便不能超出狹隘地域底眼界以外去。這個時期終於到來了，當希臘進入世界政治階段時候，即波斯戰爭當時及這次戰爭以後。人們太習慣並太連繫於城邦底狹隘界限了，因此無力應付世界政治。這兩種情況使希臘各邦底政治陷於動搖和迷亂之中，以致那些受過較好較高的教養的分子完全脫離了政治生活，而讓職業的政客和鑽營差使的人橫行於世。杜奇底德（Thukydides）一派的貝理克列（Pericles）已經斥責那些脫離國家生活的『隱遁的公民』了。①

這種政治狀況，在消極方面，已經反映於柏拉圖期望哲學家統治國家的那種國家理想裏面；亞里士多德也還期望國家本身來救治這個弊病。但到了公元前第四世紀之末，大家已經普遍認識了：希臘人是不可救藥的了。

這種認識便是趨向殁落的希臘所產生的兩大哲學學派之背景：斯多亞派和厄比鳩派。兩派都主張個人向自己退隱，都提出個人主義的人生理想。兩派根本上都祇是要指引人到幸福的人生去，又都一致認定所謂幸福須脫離外物之支配而完全就個人自己的範圍。人們再不像以前那

樣在國家生活中尋求人生理想了，而是到個人底獨立和自由中去尋求人生理想，——個人是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目的的。

斯多亞派如何建立，如何說明及如何圖謀實現他們的人生理想，我們可以從厄比克德特(Epiktet)塞尼卡(Seneca)和麥克奧勒爾(Mak Aurel)諸人著作看出來。本書則敘述厄比鳩底學說。

(一)參見普爾曼(Pöhlmann)希臘史概要。一九〇九年第四版，第九章：希臘國家之解體；及格斯特(Kaerst)希臘時代史第二卷第五篇第一章：城邦文化之內心轉變。(原註)

厄比鳩及厄比鳩派

厄比鳩（Epikur）生於公元前三四二—一年冬季，在薩摩斯（Samos）島上。他的父親是雅典人納奧克列斯（Neokles），十年前奉命移殖於此島上。納奧克列斯，據稱，還當蒙學教師，教授儒民子女讀書和寫字；他的兒子自然是幫助他的。但這種職業進款無多，因此厄比鳩底母親卡列斯特拉特（Chaerestrate）不得不協助家政收入以維持必需的生活，據說，她時常到當地居民家裏去，誦念神祕的咒語，驅逐惡鬼病魔等，藉此獲得一點報酬；她的兒子也常常跟她到這些人家去的。

父母家計雖然貧寒，但兒子所受的教育也并不壞。現有證明，他在少年時代曾聽柏拉圖派潘非列斯（Pamphiles）和德謨克里特派諾西方納斯（Nausiphanes）二人講學。後來他曾自己說：他所以成就他那種學問，是不靠教師而是由自己努力的。這話似乎對於上述這二個哲學教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講學表示不甚滿意，并證實了常有的一種經驗，即說不靠教師也是能够成爲一個能幹人物的。但這話也許是一種誇耀，厄比鳩似乎難免有這種誇耀心理。可是這總是一定的，即柏拉圖派底講學對他并沒有發生甚麼效果，如果人們不將他的哲學對於柏拉圖哲學之澈頭澈尾的反抗當作受柏拉圖哲學影響。他方面也是一定的，即德謨克里特哲學很適合於他的性情，後來他簡直就借用德謨克里特哲學做自己哲學底基礎。關於此點，我們以後還要說到。

據他自己說，他十四歲時候已經開始研究哲學了。他讀赫西奧德（Hesiod）底神統記，其中有一段說：

『告訴我啊，諸神如何出生，大地如何生成？
滔滔的江河，無涯的洋海和天際的明星，
還有那無限的天空住着賞善罰惡的神靈！
這些都是何處產生的，當初又是甚麼情景？
告訴我啊，我的詩神！』

詩神便回答道：

『當初是漆黑一團，一切都從那兒產生。』

讀到這裏，這幼年哲學家便問教師說：既然一切都從漆黑一團產生出來，那麼這個漆黑一團又是從那裏產生的呢？這話，教師便沒法回答他使他滿意。從此時起，少年厄比鳩便專憑自己去研究哲學了，當作一個『獨學者』去研究，像遵守家法的哲學家所常常譏誚的；這就是說：他思想那合於自己性情的東西，而不去思想那別人用好聽而空洞的話向他講述的東西。

到了十八歲時他便回到他的故鄉雅典來，爲的在那裏補足他應服的丁役。照例每個希臘人都要在體育館受過二年軍事訓練，卒業之後便被宣布爲壯丁而列入公民簿籍，接着便在亞格拉摩斯（Aglamos）㊀神廟中拿盾和矛武裝起來并宣誓負擔保衛祖國的責任。

雅典此時已經失去政治上優越地位了，但仍保持着文化上優越地位。少年厄比鳩在這文化中心居留二年中是不會不受雅典影響的，因爲我們看出，一方面『那時充滿柏拉圖底阿卡德彌（Academy學院）的神學空氣』激起他以後完全成爲思辨宗教底死敵和『感覺哲學』底徒黨，

他方面雅典城底政治紛擾和衰腐，又致使他厭惡一切實際政治活動，這種厭惡心理後來在他的學說和他的生活中都強烈地表現出來。

柏拉圖阿卡德彌中的神學空氣，那時是芝諾克拉特（Xenokrates）倡導出來的。他是阿卡德彌底第三個大師，柏拉圖和斯彪西卜（Speusipp）之後就是他了。老柏拉圖底神祕宗教傾向到了他手上更加顯露出來；他的哲學底要點便是：一種神祕的數學，一切都同『三』這個數目有關係；一種神祕的神學，說有一個男神，一個女神及無數善鬼和惡鬼，一種神祕的禁慾的道德學，主要在謀使精神能脫離感覺的束縛。厄比鳩是否聽過他講學，我們現在沒有證據可以肯定或否定；但他自己的哲學對於芝諾克拉特神學傾向的哲學之否定的關係，却似乎可以說明：他在雅典居留期間同芝諾克拉特沒有甚麼關係。

厄比鳩服完二年丁役之後，亞歷山大大帝便死了。雅典人利用這個機會舉行叛亂，反抗馬其頓對於希臘的統治并開始『拉謨戰爭』。這戰爭起初對於雅典是很有利的，但結果雅典完全失敗了。雅典底政治命運於是落入於馬其頓攝政王柏爾底卡斯（Perdikkas）手裏，他把雅典當時尚

保持未失的殖民地（薩摩斯也在其中）也奪取去了，并驅逐雅典僑民離開其自己經營的產業。厄比鳩底父親就在這些僑民裏面；他亡命到哥羅風（Kolophon）去，他的兒子也跟隨着他。厄比鳩往後十年間生活情況，我們全不知道；他也許利用這個時間準備自己將來去充當哲學教師。因爲我們在公元前三一〇—九年間又發現他，那時三十二歲，在列斯波（Lesbos）島上米地鄰（Mytilene）城裏充當哲學教師，後來又在赫勒斯奔（Hellespont）底亞細亞海岸南沙哥（Lampsakos）地方充當哲學教師，這個地方是『伊奧尼（Ionie）自然科學底久已馳名的中心點。』厄比鳩在這個地方教了好幾年并獲得他的幾個最忠實和最重要的弟子：默特羅陀（Metrodor）波里安（Polyaen）伊獨門內斯（Idomeneus）和列翁士斯（Leonteus）；後來那裏又成立一個忠實的團體，同這位大師發生通信的及親身的關係，因爲厄比鳩後來還好幾次親身去探訪這南沙哥地方。

史華茨（Eduard Schwartz）底見解㈠很對，他認爲厄比鳩具有宗教教主底本能而非平凡的哲學家所能及的，即說厄比鳩感覺到：如果不敢去同柏拉圖和德奧弗拉斯特（Theophrast）

㈢在雅典創立的強有力組織，卽阿卡德彌學派和派里巴德學派互角勝負，那麼他的學說就沒有發展而成爲長期間威權之希望了。

因此他就於公元前三〇六年到雅典來幷在那裏創立自己的學派；恰好在那個時候崔農(Zenon)也從居伯爾(Cypern)到雅典來創立斯多亞學派。這個學派之得名，是由於崔農時常在某個柱廊中講學，希臘文『柱廊』就叫做 Stoa；至於厄比鳩學派，則當時有花園學派之稱，他的弟子們也被稱爲花園派人，因爲他在雅典獲得一個花園幷時常同弟子們在這花園中講學。這位大師底人格於四十餘年間成爲這花園學派底精神中心；一個理想的友誼團體在他週圍團結起來；對於像神明一樣的大師的敬仰心，哲學原理的平等，透澈各種生活關係的友誼，——這些就用一種宗教力量把厄比鳩底團體非常親密地維繫着。

厄比鳩底花園團體，也有女人在內，譬如德彌斯大(Themista)，她是列翁士斯底妻；厄比鳩底友誼團體內也容納倡伎，譬如那個同厄比鳩底弟子兼朋友默特羅陀同居的敏慧的列容底昂(Leontion)，——這事凡知悉當時習俗的人都不會以爲奇怪的。當時倡伎不僅是以美麗著名的

女子，且還是以學識著名的女子；她們住在自己家裏，吸引男子們到自己身邊來，這是當時貴家夫人和小姐們所不能比擬的；這些貴家婦女所受的教育很有限，根據當時通行的禮節又被排斥於男子社交以外。阿斯巴西亞（Aspasia—貝理克列底戀人）萊伊斯（Lais）弗里納（Phryne）泰綺斯（Thais—亞歷山大底戀人）就是典型的倡伎之代表人，列容底昂也有資格同她們并列的。希臘人稱倡伎爲 Hetäre，即『女友』之意。因爲容納這類倡伎而把厄比鳩主義當作偎薄的表現，這祇能是歷史智識幼稚和倫理觀念淺薄的人底見解。

厄比鳩學派爲要維持存在，需要艱苦的掙扎，這是與基金豐富的阿卡德彌學派和派里巴德學派不同的。厄比鳩學派永遠是個貧窮團體，絕沒有方法做到現在還有好多人所附會的那種奢侈淫佚意義下的『厄比鳩式生活。』（見史華茨著作）據傳說所稱，花園學派非常儉樸而簡單地生活着；他們有麵包和水或者一小杯酒，便滿足了，便快樂了；厄比鳩底一封信中有幾句話說；『請你送我一點乳酪吧，讓我能够津津有味地吃一餐，當我有吃飯的興趣時候。』古代哲學史家底奧根納（Liogenas Laertius）便感歎道：『這便是拿快樂當爲一切努力底最終目的的一個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